

稀見筆記叢刊

新鐫全像評釋
古今清談萬選

「明」泰華山人
編選

文物出版社

稀見筆記叢刊

新鐫全像評釋
古今清談萬選

〔明〕泰華山人

編選

陳國軍

輯校

文物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新鐫全像評釋古今清談萬選 / (明) 泰華山人編選;
陳國軍輯校. --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2018. 10
(稀見筆記叢刊)
ISBN 978-7-5010-5679-8

I. ①新… II. ①泰… ②陳… III. ①筆記小說-小說集-中國-明代 IV. ①I242.1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2018) 第211962號

新鐫全像評釋古今清談萬選 [明] 泰華山人 編選 陳國軍 輯校

責任編輯: 李縉雲 劉永海

封面設計: 程星濤

責任印製: 張道奇

出版發行: 文物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東直門內北小街2號樓 郵編: 100007

網站: <http://www.wenwu.com> 郵箱: web@wenwu.com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環印刷廠

經 銷: 新華書店

開 本: 880毫米 × 1230毫米 1/32

印 張: 14.5

版 次: 2018年10月第1版

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
書 號: ISBN 978-7-5010-5679-8

定 價: 66.00圓

本書版權獨家所有, 非經授權, 不得複製翻印

前言

《新鐫全像評釋古今清談萬選》，又名《古今清談萬選》《清談萬選》《萬選清談》，是明代隆萬時期小說彙編風尚的產物，是明代一部重要的小說選本。書名所謂「全像」，是指小說文本所插六十八幅圖像；所謂「評釋」，是指小說中的眉批與夾注；所謂「古今」，是指小說作品創作的時代屬性；所謂「清談」，是指小說「出處聲律」，「陰陽變化、屈伸往來，幽明隱顯、損益勸懲」的宗旨；而「萬選」，則既指編者的選擇範圍，也表示出編者萬中選一的選編態度。

《萬選清談》現存三種刊本。一是美國國會圖書館藏萬曆刊本，一九八五年，天一出版社據以影印，刊入《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》。是書採用十行二十字明代通行刻書模式，六冊。前有《萬選清談引》，題「泰華山人書於金陵之大有堂」。目錄題「金陵周近泉繡梓」。卷一、卷二，題爲「人品靈異」，凡載故事三十二條；卷三、卷四，題名「物匯精凝」，凡三十六條，計六十八條。文末題《新鐫全像評釋古今清談萬

選》。每個故事均以四字命名，在每則小說前配有圖像，圖左右兩旁各有十一字的楹聯及四字橫批，以概括出小說的基本內容；每條故事有長短不均的評釋，評在眉端，釋為夾注。所選小說文字有刪節，故事插圖，雕刻古拙，無微刻之纖巧。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，有四處明顯的刊刻錯誤。一是條目數量有誤。本書卷二目錄「人品靈異下，凡一十六條」，正文實則十七條。二是有兩篇小說在目錄與正文順序上互乙。卷二目錄順序均為「《髑髏釀祟》《旅魂張客》《玉簪示信》」，而正文則為「《旅魂張客》《髑髏釀祟》《玉簪示信》」。三是每冊前將本冊作品的半幅插圖，誤裝在目錄之前。四是卷四《西顧金車》有缺頁。

第二種刊本是嘉德拍賣行二〇〇七年夏季拍賣刊本^①，未見實物。據書影，知此也為萬曆金陵大有堂刊本。四冊，首有「泰華山人」序，書於金陵大有堂。第四卷末有「萬曆己丑夏月／吾岡楊氏繡梓」兩行牌記，書中每卷一幅插圖，共有「日壁重輝」等金陵版畫六十八幅。

① 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網站：<http://www.cguardian.com/abid/77/Default.aspx=357300>

三是日本內閣文庫藏本。未見。據書目記載，此本署泰華山人撰，周近泉刊印，六冊。美國國會藏本、日本內閣文庫本與嘉德拍賣本，一爲六冊本，一爲四冊本；繡梓者有周近泉與楊吾岡之別，明顯不是一個版次。兩個版本孰先孰後，究難探明。倘若嘉德拍賣本在前，則「萬曆己丑夏月」爲《清談萬選》原刻時間；反之，美國國會藏本、日本內閣文庫本在前，則「萬曆己丑夏月」爲其再刻時間。但無論哪個版本在前，《清談萬選》在萬曆十七年（一五八九）已經問世，則是毋庸置疑的。

《清談萬選》前有泰華山人所作小引；呂天成《曲品》卷上有「泰華山人」，且言「別號莫稽，諸人未識」，卷下錄其《合劍》傳奇一種。祁彪佳《遠山堂曲品》「能品」著錄泰華山人兩部傳奇作品《合劍》《玉枚》。因此，早期對泰華山人的研究多爲戲曲研究者。如傅惜華《明代傳奇全目》卷二：「林世吉，字不詳，別署泰華山人，或誤作泰華山民。」^{〔一〕}吳書蔭《曲品校注》卷上「泰華山人」箋注，引《濂江林氏家譜·戶部員外郎泰華林公傳》認爲作者爲林世吉。他們認定泰華山人爲林世吉的唯一證

〔一〕 傅惜華：《明代傳奇全目》卷二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一九五九年，第一四九頁。

據，就是林世吉號泰華。由於考證缺失過程，且名號相同也不是科學的考據方法，因而，也有不少學者對此存疑。如王重民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以爲「泰華即近泉之別署」，程毅中也認爲「泰華山人似即周近泉」〔2〕。

《清談萬選》有兩篇事涉明代文人的小說作品。一是卷一開篇的《張侯回生》，二是卷二的首篇《曇陽仙師》。而這兩篇小說都與王世貞、王世懋兄弟關係密切。

發生於隆慶元年七月朔日至九月終旬的張堯文死而還生事，是在士大夫之間廣爲流傳的神異之事。最早傳播此事的是張堯文之兄張克文，他在任工部主事期間，在同場合，不斷渲染其事。聽其事而錄的有王世懋《張氏回生說》、余有丁《余文敏公文集》卷五、張萱《西園聞見錄》卷三等；萬曆七年，朱震孟以當事者的身份創作了《回生傳》，此文載於《河上楮談》卷一；讀而志之者，有王同軌《耳談類增》卷二八、陳師《禪寄筆談》卷九等。萬曆十一年，張堯文進士及第，任涇縣縣令，安徽

〔2〕 王重民：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子部《小說類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，第三九九頁，程毅中：《古代小說鈔（明代卷）》，中華書局，二〇〇一年，第三二四頁。

紳士方用彬「對此事極感興趣，以此爲題，徵王世貞、袁福徵、徐桂、曹昌先、方頤靜、馬一卿、汪大成、俞仲禮等人詩作」，在徽州紀錄或創作《回生傳》的，主要有胡岳松《張氏回生傳》、施篤慶《張後回生傳》、潘之恒《亘史》外編卷二等。其中，用力甚勤的除了方用彬外，當數王世懋和曹昌先。王世懋除了寫作了現存於《王奉常集》卷二八的《張生回生說》外，還創作了一篇至今未見的「少宗伯太倉王公爲作《回生傳》」；而曹昌先作爲王世貞、王世懋的外甥，居中多所聯繫^{〔一〕}。

卷二《曇陽仙師》所寫王燾貞白日飛升神異之事，爲之作傳的，據文獻記載，有王錫爵的《化女曇陽子事略》、王世貞的《曇陽大師傳》、王世懋的《書〈曇陽大師傳〉後》、《望崖錄外編》所記師事曇陽子事、徐渭《曇陽大師傳略》、范守己《曇陽仙師傳》、胡應麟《曇陽登真編》以及鄧球《閒適劇談》卷五所作曇陽事蹟等。王世貞《弇州續稿》卷一八六《寄胡司徒》言：「荊石宗伯家刻《曇陽大師編》」，即是王錫

〔一〕《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》第一冊，第三二六、四〇五、四三一、五〇六、五五六等頁。月冊〇八五条：「《回生詩》，司馬亢劇，恐未能得，如何？」，可見方用彬曾請託曹昌先求王世貞寫詩。安徽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。

爵的《化女曇陽子事略》。王世貞於萬曆九年創作了《曇陽大師傳》，並將此文廣爲推介。《弇州續稿》卷一八八《王大參陽德》：「所草《曇陽仙師傳》附覽，倘有一二可採擇者，庶幾頤吉小助耳。餘情，曹子念當悉之。」《弇州續稿》卷一九三《石拱辰司馬》：「曇陽子化事，想或聞之。其所以化，恐未悉也。今錄上一通，欲吾丈知天下有真人、有真理，幸毋以爲癡人癡語也。」《弇州續稿》卷二〇一《支禮部》：「近草得《曇陽仙師傳》，文筆冗弱，不能精，姑取核耳，慎莫使人聞之。」《弇州續稿》卷二〇七《答穆考功》：「近草得《曇陽仙師傳》，附覽。此殆非師意，竊恐世口世耳張大苛擿，皆不能經，故以椎語破之，即得罪，弗敢恤也。」爲曇陽傳記創作、傳播，用力最勤的無疑是王世貞和王錫爵。

曇陽大師之事，是王世貞宦宦仕途和宗教精神等方面發生重大轉折的一個關節點。雖然《清談萬選》卷二的《曇陽仙師》，無法考證出自何人之手，但它準確地表達出了王世貞的情感寄託和宗教情懷。《曇陽仙師》，連同《清談萬選》的出版時間，清楚地表明編輯和出版本書的作者，與王世貞有著密切的關聯。

林世吉家族與王世貞友善。目前文獻所知，除了王世貞《弇州山人四部續稿》卷一

三《林天迪參軍奉使吳越過該會有贈三首》外，王世貞《弇州續稿》卷七五《林宗伯傳》，則提及林世吉二弟林用勤請王世貞爲其父寫傳、三弟林用升爲王世貞的弟子等。

《清談萬選》有着明確而開明的小說觀念和彙編審美思想，將小說視爲「覺民之鐸響」「載道之乘衛」，并把小說提陞到與「六經」并肩的高度。至於《引》言所謂：「乃一日，友人手書謁余，即之題曰《萬選清談》，乃小說家的故作狡獪之言，本書的作者就是泰華山人林世吉。林世吉（一五四七、一六一六），字天迪，號泰華、泰華山人、層城山人，福建閩縣林浦鄉（今福建閩侯城門鄉）人。《傳》云：

公諱世吉，字天迪，號泰華，文恪公長子。以蔭入太學。曆參戎幕，綜核詳明，累陞自戶部員外郎。權稅臨清，釐革宿弊，國計用周，而商賈稱便。差滿乞休，與王懋復、余宗漢等結玉鸞詩社，雄章麗句，流傳海內，時號「閩中七子」云。公累葉貴盛，而冲和恬淡，海內名士，如王元美輩，莫不樂與之交。初侍文恪公於史館，濟南殷相國目之曰：「此丹穴鳳毛也」其爲名流所器重如此。勇於爲義，南臺大橋傾圮，公合衆修葺，迄今行道頌德。歲大祲，施粥通衢，全活甚衆。所著有《叢桂堂集》《雕龍館》《群玉山房》詩集行於世。

所著作品還有傳奇《玉枚記》、《合劍記》，小說彙編《古今清談萬選》四卷。閩縣林浦林氏爲明代名宦世家，享有「三代五尚書，七科八進士」的盛譽。林世吉祖父林翰（一四三四、一五一九），曾官南京吏部、兵部尚書，叔祖林庭昂（一四七二、一五四一），曾任工部尚書，祖父林庭機（一五〇六、一五八一），曾官南京工部、禮部尚書，父林嫌（一五二四、一五八〇），曾任南京工部、禮部尚書，叔林煙（一五四〇、一六一六），官南京工部尚書，此之謂「三代五尚書」。再加上高祖林繆、堂兄林炫、族叔林庭堂，均進士及第，是謂「七科八進士」。林世吉以貴介公子而好文，與王世貞、胡應麟、李言恭、曹學佺、趙世賢、余翔、徐興公等交好，常有詩社活動。《清談萬選》的刊行時間，因小說收錄「曇陽仙師」事在萬曆八年九月，故王重民認爲「是書必纂刻於萬曆八年以後矣」〔二〕。此觀點遂爲學界採信。其實認真研讀該文，則對本書的成書時間，會有更爲精確地認知。

曇陽仙師，即王錫爵女王燾貞（一五五八、一五八〇），其白日飛升之時爲萬曆

〔二〕 王重民：《中國善本書提要》子部小說類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，第三九九頁。

八年（一五八〇）九月九日，此時其父正以禮部右侍郎在家省親，但本文稱其爲「相國」。「相國」一詞，其意雖多有嬗變，但大都指「宰相」「丞相」或執政者，至明代，內閣大學士則雅稱爲相國。而王錫爵入閣時間，最早爲萬曆十二年十二月。王世貞《弇山堂別集》卷三「王氏奇跡」條曰：「萬曆中，吾州王錫爵以會元及第，四十餘而至少宗伯，抗時相，直節重天下。會其弟提學副使鼎爵歸省，父封詹事，夢祥；母吳淑人，俱無恙。女曇陽子，以貞節得仙，白日升舉。後五載，服初禪，召入爲文淵閣大學士，天下豔之。」《明史》亦言：「（十二年）十二月甲辰，以前禮部侍郎王錫爵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。」「十二年冬，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」，而《王文肅公文集》卷一四《王文肅公傳二》：「甲申，以禮部尚書召入閣，終喪，猶未駕，上遣行人促召。乙酉，赴闕。」而《王文肅公文集》卷一三《哀榮錄》所載《敕命》曰：「（萬曆）十四年，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。」誤。如是，則本書成

〔一〕《明史》卷二〇《神宗本紀》；《明史》卷二一八本傳。

〔二〕王錫爵：《王文肅公文集》卷一三；《四庫存目叢書》第一三六冊，齊魯書社，一九九七年，第四五一頁；卷一四，第四八二頁。

書時間在萬曆十三年以後矣。

曇陽仙化，是與明代萬曆時期朝廷鬥爭頗爲密切的政治事件，也是王世貞與王錫爵「逃世」之舉。王世貞由於其個性和卓越的文學才能，與當時的三任執政者頗爲不和。王錫爵在爲王世貞所寫的神道碑文中寫到：「公嘗屈指前後所忤三相國。分宜睚眦殺人，入其網，無得脫者；新鄭褊而敖於言，嘗力持其《訟冤》《請急》二疏不肯下，既而悔之，知其無他腸也；若江陵則忤且合，以飛鉗釣餌雜出中人，手書不時至，皆歛歛輸心道舊語，計未有以絕之。會予化女以守節感冥契，立恬澹教門。公有當於心，輒焚筆研，謝賓客，與余結廬城南，戒食梵誦甚苦，間相對談平生所經啼哭險夷之境，如夢如醒，且沾沾喜也。蓋自是，江陵始息意予兩人，不深忌予，亦不復以官爵餌，公予兩人亦相得也。曰：『此度世不足，逃世不有餘乎？』」因此，師事曇陽，是王世貞仕宦生涯的需求，也是他宗教情懷的自覺皈依。

〔一〕 王錫爵：《王文肅公文集》卷六《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州王公神道碑》，《四庫存目成書》第一三六冊，齊魯書社，一九九七年，第三〇七、三一二頁。

即使王世貞、王錫爵如此「逃世」，也難免深陷政治漩渦之中。《弇州續稿》卷一四〇《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敬美行狀》：

曇陽子既以化，元馭具其事，屬世貞傳，而弟手書授之梓。給事某、禦史某乃極論元馭與不谷詩「張爲怪幻」，而留省應之，至波及弟與故沈太史懋學，業已報聞，弗竟矣。而弟慨然謂：「學使者爲諸生師帥，即弗竟，而業已見指摘，何顏復教授諸生？」乃移文兩臺乞骸骨，而單車之境上，度臺發，即買一舴艋徑歸。諸生有竭蹶而送者，猶爲之講說秋文不倦。時元馭之弟家馭，亦自河南謝學政歸，天下聞而高此。

王錫爵也受到了強烈的政治壓力。《神宗實錄》卷二三八「其女爲妖蛇所污，計爲掩飾，作《曇陽子傳》，自稱曰『奉道弟子』」。當時的首輔爲張居正，他聽聞此事後的態度，使得事態漸趨平靜。《王文肅公文集》卷一四載：「久之，臺省承意，論公以曇陽事，江陵笑曰：『若欲借神仙敵擅途耶？神仙世所有，但元美一傳，引人談柄耳。』事竟寢。蓋江陵雖忌公，而以公論所歸，無所難也。」

萬曆九年，王世貞等人撰寫的關於曇陽「升化」的傳記，成爲政敵的攻訐對象。王世貞王世懋兄弟、沈懋學等，均遭到論劾。王世貞在寫給《支禮部》的信中言：

「近草得《曇陽仙師傳》……慎莫使人聞之」，以及《弇州續稿》卷二〇七《答穆考功》：「近草得《曇陽仙師傳》……竊恐世口世耳張大苛擿，皆不能經，故以椎語破之，即得罪，弗敢恤也。」可以看出王世貞對「曇陽仙化」之事的政治層面影響的滿心焦慮和深層顧忌。

作為好友，林世吉一定會在「曇陽」事件的政治糾紛塵埃落定後，才有可能將此事編入本書中。因此，當萬曆十年張居正的死亡和萬曆十三年王錫爵的人閣，使得曇陽「升化」事件得以平息之後，林世吉才於萬曆十三年至萬曆十七年（一五八九）間編纂《清談萬選》。至於萬曆十九年（一五九一）七月二十四日，福建按察僉事李管上疏劾論申時行十罪，詞連語侵王錫爵，則是曇陽仙化事件的餘波（二）。

《清談萬選》所選小說雖不注明出處，但可考者衆。小說所輯故事，如《號州仙女》（卷二），出《續幽怪錄》卷一；《旅魂張客》（卷二），出《夷堅志》卷一五；

〔二〕《神宗實錄》卷二一八：「萬曆十七年十二月甲戌，福建按察僉事李管上疏劾論申時行十罪。」《明史》卷二三〇《湯顯祖·李管》：「顯祖建言之明年，福建僉事李管奉表入都，列時行十罪，語侵王錫爵。言惟錫爵敢恣睢，故時行益貪利，請并斥，以謝天下。帝怒，削其籍。甫兩月，時行亦罷。」

《洛中袁氏》（卷三），出《傳奇》中的《孫恪》；《苑中奇癡》（卷四）、《西顧金車》（卷四），分別出自《博異志》和《宣室志》。但《萬選清談》更多的是取諸明代的志怪小說作品。其中《婕妤呈像》（卷二）、《新鄭狐媚》（卷三）出《剪燈餘話》；從周紹濂《鴛渚志餘雪窗談異》中抽繹《張生冥會》《吳生仙訪》《貝瓊遇舊》《倪生雪夜》《曹異龍神》《窗前琴怪》《燈神夜話》《邪動少僧》《會稽妖柳》九篇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書深受周靜軒《湖海奇聞集》的影響。本書卷二《玉簪示信》，就出自周靜軒的《湖海奇聞集》卷六的《碧玉簪記》；此外，本書將小說分爲「人品靈異」和「物匯精凝」兩類，其實就是對《湖海奇聞集》的接受與改造。所謂「人品靈異」，即《湖海奇聞集》的卷一、二的「人品靈怪」「胭脂靈怪」；而「物匯精凝」，實則爲《湖海奇聞集》卷三、四、五的「禽獸靈怪」「木石靈怪」「器皿靈怪」的變易。《清談萬選》中出現了大批引用童軒《清風亭稿》詩篇的小說作品，而引用童軒詩篇，不論作品有着詩詞引用而非自創、多數詩詞也與作品情節不符等缺陷，但據深入閱讀過《湖海奇聞集》的明人孫緒的論斷：「周又著有《湖海奇聞》，命意遣詞，萎弱凡近，亦往往有不通處，讀之可厭。然其中詩，首首警策。竊以爲擷之他人者，而未敢以告人也。」

後因遍閱本朝正統、景泰間諸名公詩集，自下戶部、王舍人而下，凡即事詠物之什，無不被其剿入。杜撰一事，聯合諸詩，遂成一傳。言之可羞，然亦非善竊者矣。」^(一)言此類作品爲《湖海奇聞集》的小說，亦是一種有文獻支撐的學說^(二)。據此，則《尚質聯詩》《安禮傳琴》《僊斯文遇》《希聖會林》《以誠聞詠》《夏子逢僧》《鄭榮兄弟》《吳將忠魂》《魏沂遇道》《驛女冤雪》《顧妃靈爽》《明妃寫怨》《夜召韓生》《野婚醫士》《配合倪昇》《留情慶雲》《詩動秦邦》《妓逢嚴士》《髑髏釀祟》《玉簪示信》《拜月美人》《東牆遇寶》《古塚奇珍》《筆怪長吟》《四妖顯世》《三老奇逢》《淶河五妖》《怪侵儒士》《湯嫗二婦》《建業三奇》《渭塘舟賞》《荔枝入夢》《老桂成形》《泗水修真》《巫山託處》等三十五篇小說，出自《湖海奇聞集》。

作爲編輯、成書於萬曆十三年至萬曆十七年（一五八五、一五八九）之間一部小說彙編，保存了弘治時期周靜軒編撰的《湖海奇聞集》的小說佚文，這本身就具有一

(一) 明孫緒：《沙溪集》卷二三，《四庫全書》本。

(二) 陳國軍：《周靜軒及其〈湖海奇聞集〉考論》，《文學遺產》，二〇〇五年第三期。